

陈圆圆

传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半醉半醒半浮生



词奴儿 / 著

那一双水袖舞出的杏花疏雨
沾了谁的衣襟
涨了谁的情怀

那一声珠圆玉润冷香凝碧的唱腔
唱出了谁的心声
婉约了谁的年华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圆圆传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半醉半醒半浮生

词奴儿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半醉半醒半浮生: 陈圆圆传 / 词奴儿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34-6512-3

I . ①—… II . ①词… III . ①陈圆圆 (1623 ~ 1695) —传记 IV . ①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18 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陈圆圆是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秦淮八艳是历史风云际会中的女性角色，这种风云际会一方面是复社文人、东林党人和朝廷奸党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代表汉族正统政权的明王朝与清朝的抗争。柳如是与钱谦益，陈圆圆与吴三桂，李香君和侯方域就生活在这个背景中，她们的身世与帝王将相、名公巨勋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女子都有才，现代大学者陈寅恪读了柳如是的诗词有“瞠目结舌”之感。柳如是的画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董小宛的画收藏在无锡博物馆。本传的陈圆圆歌舞精妙，似乎只是女子的本分，但能够让吴梅村写出“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女人也只有她一人。

明末文人一方面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日常生活艺术发挥到一种高度，一方面感受着这个时期政治黑暗和时势风雨的沉重压抑。思想上像李贽、何心隐，艺术上像徐渭、八大山人，都已经在撼动着黑暗王朝的文化根基。复社文人则继承道统与魏忠贤、阮大铖等势力作现实的斗争。这些女性和明末文人的交集，在与这些文人墨客诗酒酬和、娱乐人生的同时，却比他们更讲道义千古。所以她们可以侍清，或急言劝谏、或欲投河自沉、或礼佛终生，绝不苟且。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观念在她们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滑稽的一面。

陈圆圆是风尘女子，她的才华可能比不上柳如是等人，但历史要让她成就一段传奇。被崇祯皇帝视为“红颜祸水”而退回田畹府中，又被吴三桂强行索取，安置于京城。偏风雨飘摇，李自成破城，杀吴全家，部下占得陈圆圆，吴三桂大怒，“恸哭六军俱缟素”，引清兵入关，与李自成决战山海关，历史就这样被改写。

一个弱女子无法改变历史，改变历史的仍然是某种力量的对比，平衡的破坏。“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花叶无辜，奈何以一点乱红残绿装点历史的枯黄画卷！在她身上甚至找不到爱情的自主的痕迹，她只是一个历史的玩偶而已！

不过，文学不是历史，或不全是历史。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感叹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仿佛要以整个香港沦陷来成就。这种灾难的背景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女性情感的衬托，将爱扩大到天荒地老的地步呢？血与火的沧桑会让俗世的爱情凤凰涅槃般绽放诡异的美质。陈圆圆的美是凄艳到至极而令人唏嘘的，是一种美好被毁灭的美，也是一种柔弱仍旧还要被蹂躏的无辜的美，是命运的一声浅浅的叹息！

词奴儿是我妻子的同学，素来爱好古典文学，善填词，词风清丽柔婉，颇得赞誉。





她已经写过柳如是传，接着写这本陈圆圆传，因为是女性，所以才这样选材吧。历史题材，写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大体史实要概貌清楚，即使如建筑、风俗、装饰、民情都要作一定的研究。本书作者取小说的笔意，画人物的神貌，展历史的风云，写人物的命运，文笔细腻清新，颇有可观之处。

我们很早就认识，但是这么些年她没有蹉跎自己，这就已经是令我惭愧了。她的心越来越沉静，人于静思之中，当有魁星附体。得意处文思泉涌，独处时也有玄冥之思，写文章不过是意到笔随而已。不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个中甘苦，只好自己去回味。

从没有写过序言，为了不辜负盛情，勉强凑字而已。并盼望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出现。

赵文清

二〇一四年初夏于武汉

目录

引诗	001
第一章 初入梨园 赢得艺名满秦淮	003
第二章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浓如许	010
第三章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须有道	017
第四章 君子何在 方舟一去无踪迹	024
第五章 桃风杏雨 世相迷幻皆渺茫	032
第六章 邂逅佳人 贡若甫强买陈圆	039
第七章 一见钟情 才子佳人约赏桂	046
第八章 鸿雁传书 有人犹写断肠诗	053
第九章 明月明月 清寂无言照宫阙	060
第十章 忧愤难平 乱世之中谁识金	068
第十一章 一意孤行 崇焕边塞诛文龙	075
第十二章 风雨飘摇 凭栏犹忆断肠诗	082
第十三章 琵琶声切 丝丝弦弦诉心曲	089
第十四章 如愿以偿 英雄抱得美人归	097
第十五章 战鼓声催 眷恋红颜欲抗旨	104
第十六章 松山兵败 三桂孤守山海关	111
第十七章 阳春三月 刀光剑影向重门	118
第十八章 京城易主 遭抢劫又进皇宫	125
第十九章 面对娇娥 马上天子情切切	132
第二十章 血染雄关 冲冠一怒为红颜	140
第二十一章 命途多舛 刘宗敏再抢陈圆	147
第二十二章 风云再起 不负红颜负汗青	154
第二十三章 残照当楼 血染黄沙风也愁	161
第二十四章 兵临城下 李自成撤离北京	169
第二十五章 暮鼓晨钟 惊落尘埃断凡心	175
第二十六章 欲入空门 无奈尘缘未断绝	182





第二十七章	李岩喋血	牛金星欲杀李闯		188
第二十八章	国破家亡	弱女劝夫复山河		198
第二十九章	忠言逆耳	吴三桂无意复明		206
第三十章	穷途末路	永历帝误投缅甸		213
第三十一章	人生如茶	个中滋味唯自知		220
第三十二章	为除后患	三桂云南杀永历		227
第三十三章	红尘如梦	梦回江南无行处		234
第三十四章	故国难回	台近荒丘易断魂		241
第三十五章	回首来处	也无风雨也无晴		249

引 诗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
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清 吴伟业《圆圆曲》



第一章 初入梨园 赢得艺名满秦淮

晴波碧漾浸春空，邃馆清寒柳曳风。

隔岸谁家修竹外，杏花斜袅一枝红。

——宋 朱淑真《下湖即事》

江苏武进县的奔牛镇，自古以来便是水路要冲。

运河、孟河如飘扬的玉带，贯穿于奔牛镇的东西南北。河面上，商船、画舫绵连不绝；河两岸则店铺林立，杨柳阴浓，歌楼酒肆，丝竹悠扬。茶坊、糟坊、糖坊、油坊、竹木器坊、陶瓷窑应有尽有。商人往来，物品交易日益兴隆，奔牛镇一时成为闻名江南水乡的商埠。

镇南的海棠溪畔，有一户人家，户主姓陈，是个货郎。别看陈货郎每天挑着针头线脑走乡串村的，却极爱听曲，时常把那几个辛苦钱，去歌楼酒馆赏了曲儿。其妻颇有几分姿色，闲暇之时，也爱舞几番水袖，唱上几句，那舞姿歌喉倒也像模像样，愉悦乡邻耳目。只可惜这对夫妻年过四旬，却无子女。

两年前，陈货郎的妻妹去世，妹夫邢三种了几亩薄田，无力支撑家道，便把六七岁大的女儿邢沅托付给姨母抚养。

小邢沅的到来，虽给陈家平白的增添了负担，却也给这对夫妻带来了天伦之乐。

女孩儿生得粉雕玉琢的，又极乖巧，一口一个爹爹叫得陈货郎欢天喜地，陈货郎便让她随自己姓陈，叫陈沅。

恰巧村中有位咬文嚼字的私塾先生，每于海棠溪畔的大青石上，闭目摇头念些之乎者也时，陈沅与村中小伙伴都爱围在他身边，偶尔也捡得一两句，诸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简单明了的句子。

这私塾先生，原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出口成章，着墨为诗，通晓经史，满腹经纶。

据村中老者说，先生本是进了翰林院的，皆因不善巴结逢迎，又生性耿直，没过半年，便遭奸佞小人所陷害，先诬其为“东林党之余孽”，后又谗其为“反骨在项之魏延”。

皇帝岂能容忍这样的臣子在朝中？欲制其罪、砍其头颅，又苦无证据，便罢出朝廷，遣回故里。在乡邻的帮助下，于海棠溪畔筑三间茅屋，以授徒为业。

私塾先生虽年过五旬，却如梧桐树般伟岸，颌下的几络胡须又显其儒雅飘逸的风采。闲时，先生极爱在海棠溪畔读书诵诗。

小陈沅与村中小儿也不惧怕他，先生诵诗时，他们虽不识字，也不明白其中含义，



只玩儿似的跟着有口无心的吟诵。

先生觉得有趣，每于第二天再问时，众多小儿中，唯有小陈沅能背诵头天所读诗词。又见她面如满月，肤如凝脂，身量虽不足，却也隐现其纤美，对她姨父姨母说：“此女清风秀骨，眉目慧黠，日后定将不凡。”便为她取名为圆圆，字畹芬，并愿收为弟子而不收学费。

陈货郎叹道：“唉！若是男儿，读书上进，学些仕途经济，将来求得一官半职，倒也不枉了读书。一个女孩儿家，长大总是要嫁人的。读书，读来何用？”

她姨母一甩手帕，斥道：“先生说了不收学金。就算如今识得几个字儿，将来唱曲儿也识得词谱，也能理解其中滋味。哪像我，一字不识，又喜欢唱几句，还要请人念上好几遍才能记得词，才听得懂！”

先生笑着摇头，不置可否。日后，教小畹芬熟读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陆放翁、文天祥等人的诗词，也讲些岳飞、梁红玉的故事。

小畹芬天资聪颖，先生教的诗词经史，她都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喜欢听先生弹琴，更爱看先生在海棠溪边的大青石上与人下棋。

先生也常暗自叹息：这女娃儿读书的心劲，比学堂里的男孩儿都强十分。正如陈货郎所说，可惜是个女孩儿家，唉！

待小畹芬熟悉棋艺之后，她听琴、学琴的天分更是让先生惊诧不已，先生便倾囊相授宫商技艺，教她识谱弹琴。

此时，天下灾难不断，济南飞蝗蔽天，开封府洪水溺民，泰州海堤崩溃。而荷兰小国侵我澎湖、台湾岛屿；安南犯我广西；西班牙侵占淡水、基隆；建州人屡屡扰乱宁远，真是外忧内患，民不聊生。

忽有一日，陈货郎挑着货郎担子，走乡串村，一去不复返。左邻右舍纷纷猜度：定是死在外面了。灾荒之年，走失人口，极为平常，也无从找起。

陈家原本就不富裕，货郎往日挣的银子，除去日常用度，大多都花在了请歌儿唱曲了。一旦没了货郎，圆圆与姨母只得靠刺绣，或给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

圆圆十四岁这年，姨娘病故，陈家家徒四壁，连具棺木也买不起。荒年饥馑，先生与乡邻也是朝不保夕，爰莫能助，圆圆惶恐无计，只得抹干眼泪，负草卖身，以葬姨母。

恰逢苏州霓裳戏班班主舞霓裳，路过此地，见圆圆虽瘦骨伶仃，面呈菜色，却双目灵动，身段窈窕，自有一段天然的风流韵致。心想，如此姿色，调教后必技艺、扮相超群，便将其买进戏班。

陈圆圆葬了姨母，随霓裳班主来到苏州。

舞霓裳的老婆月仙是风月楼的鸨儿，她挑剔的眼光把圆圆从头到脚，从前胸到后背，似在鸡蛋里挑骨头一般仔细看了几回，便要圆圆跟她回风月楼，说是要好好调教一番。

舞霓裳斥道：“我买回来是让她学戏的，若戏唱得不好再给你带回风月楼调教。”



此后，舞霓裳还真费了一番心血，花大价钱请师傅教习圆圆青衣花旦行当。这圆圆幼时受姨父姨母的熏陶，也算是天资聪颖，对戏曲有一份超然的领悟，学了不到一年的功夫，初次登台献艺，便轰动苏州梨园。加之容颜秀丽，身姿婀娜，音色圆润，扮相更是美艳不可方物。

扮《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圆圆在台上水袖缥缈，莲步生香，一双妙目，顾盼传情，唱说如莺啼鹂啭，把个怀春少女待月西厢下，与情人鹊桥暗渡的祈盼、娇羞与胆怯演得惟妙惟肖。那扮相、那唱腔、那说白，足以倾倒台下众生。

自陈圆圆登台，霓裳班在秦淮河畔声誉鹊起，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仕宦名流为睹其风采而一掷千金。

有文人雅士品评说：陈圆圆演西厢，扮贴旦，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

又有人赞说：能讴，登场称绝，余当选声评第一。

更有人称：圆圆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

一时，陈圆圆名声大噪，文人雅士都以与她交往为荣，为她填词赋诗者更是不胜枚举。时人又送她一妙号，称之为：“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风月娘子”，这名号更让陈圆圆身价大增，每天，戏园子都挤得满满的。

这日，冰雪消融，阳光和暖，吴府门前来了一位丰神俊雅，仪表非凡的少年。吴府门童见了，忙迎上前笑道：“表少爷来了！表少爷安好！”

那少年笑问：“你家二少爷可在？”

门童摸着脑袋道：“今日尚早，未见二少爷出门呢！”

被门童叫作表少爷的翩翩少年，正是吴三桂的舅父——宁远总兵祖大寿的儿子祖子安。

子安撇下门童，撩起衣衫跨进大门，顺着游廊，往上房来见姑母。祖夫人拉着他的手，慈爱地笑道：“我知你是来找三桂玩儿的，也不留你喝茶了，在我这里，你拘束得紧。三桂在他屋子里呢，你快去吧！待会儿，我叫丫头送你爱吃的点心过去。”

这吴府便是提督京营吴襄在江南的府第，吴三桂是吴襄与祖夫人之子，排行老二，老大名吴三凤，老三名吴三辅。

吴家祖籍辽东，祖上以贩马为业，三桂之父吴襄体魄健壮，孔武有力，曾是镇东将军李成梁的手下，因其有识马相马的超凡能力，李成梁便委任他在军中专司购买军马之职，多次立功后升为千总。后来随经略大臣杨镐率领的二十万大军与满洲人激战，杨镐败于抚顺，人马俱失。吴襄因识马懂马，于战败后劫得满洲战马三百匹。如此，才不致与其他将领一起受朝廷降罪，而以劫马有功升为提督京营。

祖子安熟门熟路，来到三桂的屋子，屋里只有一个丫头，拿了抹布正在擦拭门窗。



丫头见子安进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笑道：“表少爷来了，快请坐！”

“你家二少爷呢？在书房么？”子安是常来的，与三桂屋里的丫头小子们都是极熟的，这个丫头却并不认得。

“书房？我们这位二少爷这个时候能在书房？若是在书房，老爷夫人也省了心了，我们这些服侍人的，也能跟着露脸儿。”丫头答道。

子安听了，不由得仔细打量面前这丫头，丰盈的身段，容长脸儿，一双杏仁眼儿生出几分慧黠。心里暗道：这丫头虽伶牙俐齿，见识倒是不一般。

于是笑问：“你原是哪屋里的？叫什么？”

丫头斟了茶过来，抿嘴笑道：“我原是夫人屋里的，叫琴儿，不大出来，怨不得表少爷不认得我。”

“可琴儿姑娘认得我呢。”子安呷口茶笑道。

琴儿无端地羞红了脸，垂首敛眉低声道：“表少爷常去见夫人，我自然认得表少爷。夫人也常常夸表少爷文采风流，心地纯厚，比我家二少爷要强上百倍。”

子安摆手道：“那是姑母疼爱侄儿，我哪有姑母说的这样好。”说罢，便走向书房。

琴儿见了，忙道：“表少爷还是不要去书房的好，这些日子，二少爷把书都搬了，书房快成放兵器的仓库了。”

听她说书房成了兵器库，子安哈哈笑起来。

不想，跟三桂的小厮灯心草急匆匆地跑进来，一头撞在子安怀里。

琴儿惊道：“哎呀！灯心草，你这冒失鬼！”

子安揉着被撞得生痛的胸口，皱眉道：“灯心草，有老虎追你么？”

“哎呀！表少爷，小的该死！”灯心草见子安痛得龇牙咧嘴，唬得心都跳出来了，惶恐地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琴儿扶子安坐下，轻轻地替他揉着胸口，扭头问：“灯心草，你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呢？”

这句话似提醒了灯心草，他急急忙忙地跑进书房，扛一把大刀出来，对子安道：“表少爷，你且歇会儿。少爷先是舞剑，这会子要耍大刀了。”说毕，出门而去。

琴儿赶到门边，朝着灯心草的背影道：“你告诉二少爷，表少爷来了好一阵子了。”

灯心草答应着，人已跑去老远。

一会儿，灯心草又扛了大刀转来，边向书房去边道：“二少爷回了。”

话音未落，院门闪进一人，正是吴三桂。

子安抬眼望去，见他身着一件纯白镶金边战袍，足蹬白色战靴，头发梳拢，只用一枚玉簪绾在头顶。

三桂手提宝剑，几步跨进堂屋，向子安拱手道：“不知表兄来临，三桂有失远迎！”

子安伸手往他肩胛处打一拳，笑道：“如何你练武练得文绉绉、酸溜溜的？这模样



倒还像个凯旋的将军。”

三桂把剑递给从书房出来的灯心草，挽了子安的手，两人坐下，琴儿重新沏上茶来。正说些闲话，就有夫人身边的丫头送了刚出笼的各样点心来。

三桂笑道：“我娘真神了，知道我练武饿了，恰恰的送点心来。”说罢，抓起点心便吃。

琴儿端盆水来：“二少爷，你洗了手再吃也不迟。”

那送点心的丫头出门又回头道：“夫人说了，这都是表少爷爱吃的点心。”

三桂边洗手，边假装吃惊的向子安做鬼脸：“原来，我是沾了表兄的光了。”

子安笑道：“别贫嘴了！舞刀弄棒的练了半天，还不饿？还不快洗了来吃。”

二人边吃点心边闲话。

子安突然皱眉道：“据我所知，姑父虽然在任上，也是要姑母督促你读书的，怎么你的书房倒成了兵器库呢？”

三桂笑而不语，只管吃那香酥可口的烘饼。

“瞧你这身装扮，莫不是姑母已答应你弃文从武了？”

三桂咽下嘴里的饼，喝口茶道：“母亲哪里肯让我弃文从武！这身战袍是我偷偷去城里的绣衣坊定做的，今天才穿上身，你看我是不是很英武？”

“确实是伟岸英武，有统领千军之气概。”子安这句话倒是由衷的心里话。

三桂听了哈哈大笑。

子安掏出一方帕子，揩了揩手，从袖里取出一本簿册来，递与三桂：“你且看看这个，最近城里的戏园子都争着上这些旦角的戏。”

三桂接过册子，不以为然：“你趁早别说，前些时候，我也看过几场戏的，未曾见有绝色的旦角儿。”

子安笑道：“你先看了我这几页品题再说话。”

三桂只得一行行的看去。

第一页写的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袁雪贞，芳龄十六，工诗词，善丹青，演《鹊桥》、《密誓》、《霓裳》等曲，嗓音如鸾凤和鸣，犹可遏云。

第二页写的是：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顾眉生，芳龄十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难得的是尚气节，善权变，慧心独俱。演《瑶台》、《亭会》、《盘秋》等戏如黄鹂婉转，娇韵横流。

第三页写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卞玉京，芳龄十四，进戏班才两年，演唱《断机》、《寄子》、《女弹》等，让念奴含羞，叫飞燕生妒。

三桂一目十行地看了前三页，便不耐烦再看后面的，把册子扔给子安，笑问：“一



个唱戏的花旦，真有你说的这般好？跟那天上的仙女似的？”

子安见他眼里流露出十二分的不相信，急道：“天地钟灵毓秀，聚日月之精华，造化出如此佳丽，你如何不信？”

三桂只喝茶，笑而不答。

子安奇怪道：“莫不是你吴三桂的眼光太高，竟看不起这些梨园女子？”

“表兄错也！三桂是粗人，丝毫没有贱看梨园女子的意思。”三桂急道，“古时的佳人，书里说的，戏里唱的，如西施、貂蝉、王嫱、玉环等，也都只是听说而已，并无人亲眼所见。难道你品题的这些梨园女子，能比得过她们去？”

子安哂的一声笑道：“这眼前现成的美人你竟不见，却偏偏去提那些不能见的古人。明日待我邀了兰成几个，同你去戏园，亲眼见了，你再说话。”

三桂正欲辩解，先前送点心的丫头复又进来道：“二少爷，夫人吩咐了，叫二少爷带表少爷去前厅用饭呢！”

琴儿望着三桂道：“二少爷是换身衣裳？还是就穿这身？”

子安收起册子，笑着打趣道：“你家二少爷穿这身战袍，很有几分当年杨家将里杨宗保的神韵呢！”

三桂低头看看袍子：“若不是你提醒，我倒去了。还是换了袍子再去，免得惹母亲数落。”

琴儿忙拿件紫色棉袍来换了，二人这才出了三桂的屋子，往前厅而来。

一时饭毕，祖夫人拉了子安的手，来到东厢暖阁，三桂只得跟了进来，丫头沏了茶送来。

“三桂，你也坐下。”祖夫人指了指身边的椅子，三桂无声坐下，他知道，母亲又要数落他了。

果然，祖夫人道：“三桂，你要像你子安表兄，发愤苦读，精通经史。俗话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至今，唯有读书上进，方才求得荣华富贵。”

子安望向三桂，微笑不语。

祖夫人不容他二人说话，又道：“你父亲幼时不喜读书，以一身蛮力与祖上传下的相马密法，才得李成梁将军的赏识。自李将军死后，你父亲就再无靠山了，若不是抚顺一战劫得满洲战马三百匹，你父亲哪能有今天？”

三桂见他母亲说得动情，神情不禁专注起来。

他母亲又道：“如今，朝中文人士大夫，只道天下歌舞升平，苟且偷安，哪知道边境的危机！只要是边关武将向朝廷陈述战事，便道是武将好胜斗勇、危言耸听，以夸大事实而博取功名。加上你父亲祖籍辽东，朝中权贵都不拿正眼看待他，你父亲也以官小位卑，从不与人计较，只时时谨慎，事事小心。多亏了大宗伯董其昌的扶持，皇上才提拔你父为提督京营。”



三桂忙安慰道：“母亲不必在意，文人士大夫向来是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自然会更轻视武将了。这位大宗伯董其昌真是慧眼识英雄，孩儿尤为敬重此人。”

祖母端起茶碗，呷口茶道：“所以，三桂，你要收拾起你爱玩的心，跟你表兄多谈论些诗词经史文章，不要像你父亲只是一介武夫，你往后也不被人小看了。”

三桂微笑道：“母亲此言差矣，如今看起来虽是太平盛世，天下却是灾难连连，边境更无宁日，朝中多数大臣，只贪图安逸，不问边防之事，一味地在皇帝面前粉饰太平，一旦战事发生，国家危难之时，这些人如何能保家卫国？母亲，请安慰父亲，不要与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计较，待我今年中得武状元，我们吴家自有出头之日。”



第二章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浓如许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

次日，子安果然邀了两位莫逆之交封阳与洛兰成，三人乘了马车，来邀三桂同去戏园。封阳与洛兰成也是世家子弟，都二十四五岁，常以清高文人自诩，眼里何曾容得下他人！三桂虽喜骑马射箭、舞刀弄棒的，他们相识相交多年，相聚到一处，故也意气相投。有这三人在一处，三桂便不带小厮灯心草，上了子安的马车，望戏园而来。

洛兰成中等身材，胖乎乎的脸上一双卧蚕眉，看去慈眉善目的，他叫着三桂的字，笑道：“长白兄，听你表兄说，你眼界可高了，梨园之中竟找不出你看得上眼的女子。”

三桂笑道：“这话从何说起！我不过是想，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儿？就连玉环、飞燕，也有肥与瘦之说。”

子安三人都看着他，只笑不语。三桂又道：“况且，这环肥燕瘦，也正合了当时帝王的喜好。若汉成帝不喜欢女子瘦，唐玄宗不喜欢女子胖，如果这两人又恰巧不是皇帝，而是如你我一般的男人，那世间也就少了两个美人了。”

封阳奇道：“咦！他这歪理也算是一条理儿，细品去，竟有几分味儿。”

三桂知道封阳向来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虽说他这是歪理，也是赞成了他的说法，便更来劲了：“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就是我们这几位，虽都生得相貌堂堂，身材伟岸，若是破衣烂衫，神态委琐，路人也不瞧一眼。若如眼前这般衣帽鲜明，神情怡然，走在街上，谁不说咱哥几个是风流倜傥，清雅俊逸的男儿？”

见兰成笑咪咪的，三桂攀着他的肩道：“兰成，你见过几个女子是素面朝天的？她们一天中有几个时辰不涂脂抹粉？再着以绫罗绸缎，戴上金钗玉环，不美得似天仙？一般良家女子都如此修饰，何况梨园中人！你道真有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流韵致？”

子安瞪眼道：“你看他越说越有劲了，好像理儿都在他口袋里揣着！等会儿，我要看你如何将这番话收回！”

三桂不屑地笑笑，却听兰成嚷道：“你兄弟俩不要争了，到了戏园子了。”

四人进得园子，却满眼是人。台上正哇呀呀地唱《李逵探母》，或许不是名角儿的